

厉鹗集外佚文辑释

闵 丰

内容摘要:厉鹗文集生前未曾刊刻,整理不够充分,今《樊榭山房集》集外佚文数量可观,值得珍视。厉鹗佚文以各类序跋题记为主,所涉图籍时代跨度长、类型丰富,保留了其著述经历与文学思想的诸多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厉鹗 《樊榭山房集》 佚文 序跋题记

近十年来,学界对《樊榭山房集》佚文亦屡有发现^①。笔者近年来披阅文献,尚有新见,积累渐多,检点共计十七首,兹择其要者,略作考释如下^②。

一、《唐摭言》跋

乾隆甲子冬十一月,在广陵以丛书楼本校定数字,其疑者阙之。厉鹗记。

按,《唐摭言》十五卷,五代王定保撰。南宋嘉定四年(1211)郑昉首刻于宜春郡斋。宋本早佚,明《稗海》本删节为一卷,无复其旧貌,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卢见曾刻入《雅雨堂丛书》,才又以足本十五卷形态行世。明清两代,此书更多地是以钞本流传。此本为清钞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国家图书馆藏,十五卷存八卷(卷八至卷十五),书中有晚清朱恁之及傅增湘先生藏书印鉴,第八卷下并有晚清劳权题识,厉鹗跋在卷末,其书之收藏经历大致可知。厉跋撰于乾隆九年(1744)十一月,时寓居扬州,在马氏兄弟小玲珑山馆中。

此本用马氏丛书楼本参校,丛书楼本今未见,面貌不明。卷十“载应不捷声

①目前已见者,有朱则杰:《清名家集外诗文辑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田晓春:《凭仗君扶大雅轮——从樊榭集外书札一通之考证论厉鹗在雍、乾诗坛的地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方盛良:《〈樊榭山房集〉集外词跋五则》,《文献》,2007年第2期;谢海林:《厉鹗〈樊榭山房集〉佚文一通》,《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

②本文辑释厉鹗佚文共十二首,其余五首分别是《芦浦笔记》跋、《春寒闲记》跋、《静春堂诗集》跋、《绝妙好词笺》跋及《宋诗纪事》自序,书较易得,不再列入文中。

价益振”一条,记晚唐蒋凝应试事,内有“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语,“白头”典属无盐,谓貌丑,此本不误,而厉鹗误校,改为“白头”,《雅雨堂丛书》初刻本亦作“白头”。厉鹗与卢见曾过从甚密,多有学术交往,乾隆元年(1736)卢氏任两淮盐运使,厉鹗入其幕^①,乾隆十七年(1752)卢氏重刻王士禛《感旧集》,他又参与校订^②,考虑到厉校《唐摭言》,距雅雨堂初刻时间为近,且均在扬州完成,因此雅雨堂初刻本或曾参阅此厉校本。

二、《曲洧旧闻》跋

公墓在西湖九里松普福寺之旁,有碑云“宋通司副使朱公之墓”,予尝过之,敬赋七言一首,今附于此:“突兀残碑立古阡,行人犹记绍兴年。青衣已见君王辱,皓首何期使节旋。老泪冰天终古恨,遗闻曲洧至今传。一抔筑傍花官地,夕呗晨钟更惘然。”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钱唐后学厉鹗书。

《曲洧旧闻》十卷,宋朱弁撰。此跋见沈涛《匏庐诗话》,涛字西雍,号匏庐,浙江嘉兴人,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匏庐诗话》有道光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诗话珍本丛书》收入,凡上中下三卷,卷下云:

余尝于邗上书摊市得旧钞《曲洧旧闻》,以虞山张氏、长塘鲍氏刊本校之,俱有异同,亦互有得失。内夹纸签数条,自某字至某字第某卷云云,合之《宋诗纪事》所采,字数卷数皆同,盖樊榭山人所藏之本,未有樊榭手书数行:(略)。

其诗见《樊榭初集》,“皓首”作“白发”,“终古”作“千载”,余俱相同,盖后来定本如此。然“白发”、“千载”不如“皓首”、“终古”远甚,洵乎初榻《兰亭》,刚刚恰可也。

据此则沈氏所见为厉鹗旧藏钞本,与张氏旷照阁、鲍氏知不足斋刻本颇有不同,厉鹗曾藉以资《宋诗纪事》之编纂。此本不知是否尚存世,中华书局排印出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曲洧旧闻》,收诸本题跋颇夥,亦失樊榭此跋。厉鹗诗见《樊榭山房集》卷一,题《过宋通问副使朱公少章墓》,撰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跋前十四年,“老泪冰天终古恨”一句,集中作“老泪冰天他日恨”,与沈涛所言“老泪冰天千载恨”有出入。

①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运使短小精悍,有吏才,……故前后任两淮运使各数年,又值竹西殷富,接纳江浙文人惟恐不及,如金寿门农,陈玉几撰,厉樊榭鹗,惠定宇栋,沈学子大成,陈章,陈皋兄弟等,前后数十人皆为上客。”见《湖海诗传》卷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25册,第5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卢见曾《感旧集补传凡例》第七则:“玲珑山馆藏书充栋,所与稽者,厉樊榭鹗、陈授衣章,皆博雅君子,幸重检阅,而后授梓。”《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4册,第159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

三、《澄怀录》跋

胜情胜具，兼之为难，弁阳老人于简册中作卧游想，大是安乐法也。所缀葺语，虽时见于他书，如下卷沈寓山、姜白石数则，流传绝少，足令阅者霁心。从小山主人借抄毕，订正缺讹三四处，归之。丙午长至日樊榭厉鹗书。

《澄怀录》二卷，南宋周密辑撰。今存世最早版本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百川高氏钞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9册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一子部“杂家类存目八”著录此书，底本为两淮盐政采进本，又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四库馆一部，为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晚清《榕园丛书》本即据吴本翻刻。此外还有明清钞本数种传世，如明芝秀堂钞本、清吴翌凤钞本等。厉鹗跋文惟见清二如居钞本后，此本今藏南京图书馆，与清何梦华钞本合订一册，为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绿丝栏，四周单边，板心下题“二如居钞本”，卷上首页钤有“八千卷楼”朱文方印、“四库附存”朱文长印二枚。卷首缺周密原序，卷末附厉鹗跋，低一格写。此跋撰于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二十九日（长至日），厉鹗在杭州，是日从小山堂所借之《澄怀录》校抄毕。小山堂为钱塘赵昱、赵信兄弟藏书楼名，二赵皆厉鹗挚友，尝同撰《南宋杂事诗》。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九著录《澄怀录》两部，一为厉樊榭钞本，一为何梦华钞本，二种合订一册；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三则题二如居钞本一部、何梦华钞本一部。二人所记，即今南京图书馆藏本。唐圭璋先生辑《全宋词》参阅二如居本，题其为厉鹗抄校本，当是依丁丙所记，至今学界不乏从其说者^①，然此说实误。二如居本有一处明显的讹文，出自卷下“泊舟桐庐郡津亭下”一条，本条文字节自沈作喆《寓简》卷八，厉鹗跋文中所谓“下卷沈寓山、姜白石数则”，即指本条（沈作喆字明远，号寓山）及与姜夔相关的五则资料。《寓简》宋刻久佚，明隆庆五年（1571）无锡姚咨尝见宋槧，以之与前嘉靖二十八年（1549）所钞之本相核，乙正舛讹，遂成善本，后二百年鲍廷博取为底本刻入《知不足斋丛书》，方得广行于世。今以二如居本《澄怀录》与知不足斋本《寓简》对校，本条异文有二：

1.望江外群山，天色昏暝，濛濛有无中不可见。（知不足斋本《寓简》）

末一句二如居本《澄怀录》作“濛濛有光中不可见”，他本如下：

濛濛有中不可见（明百川高氏钞本）

濛濛中有不可见（明芝秀堂钞本）

濛昧有无中不可见（清《榕园丛书》本）

^①如林夕先生《喜看词学史料研究佳作：〈词学史料学〉》一文，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4年第11期。

2.因浩然叹曰(知不足斋本《寓简》)

二如居本《澄怀录》作“因喟然叹曰”,他本如下:

因然叹曰 (明百川高氏钞本)

因叹曰 (明芝秀堂钞本)

因喟然叹曰 (清《榕园丛书》本)

百川本《澄怀录》两处文字皆不通,显有脱误。傅增湘先生尝言百川本“善本足贵”^①,称芝秀堂本“脱误满纸,意其沿袭恶钞陋刻,未加考证耳”^②,用前者订正后者“讹失一百五十餘字”^③,不过以此二处观之,芝秀堂本更胜,当为臆改,然其虽文从字顺,却益失其旧。二如居本祖小山堂本,《榕园丛书》本祖吴玉墀本,比照之下,它们较明钞更接近原貌,厉鹗跋云订正小山堂本缺讹仅三四处,亦清钞本后出转精一表。第二处异文无妨文意,“浩”、“喟”二字字形迥别,因二书版本各异,惟第一处异文,“无”字二如居本作“光”,合上下文读之,牴牾甚明,若小山堂原本如此,厉鹗不致不察。查《樊榭山房文集》卷八有《〈寓简〉跋》一篇,知此书他曾过眼,《南宋杂事诗》卷六(本卷厉鹗所撰)“夜来归梦月横西”一首,自注即引《寓简》卷八秦熺、汪藻事一条,《南宋杂事诗》作于雍正元年(1723)、二年(1724)间,诸人相约共撰,常集小山堂觞咏流连^④,而姚氏茶梦阁钞本《寓简》入清恰归赵氏小山堂^⑤,厉鹗所见并跋之《寓简》,必为小山堂庋藏之茶梦阁本,其时在校钞《澄怀录》前数年。知不足斋本行世之前,《寓简》尚属秘籍,人不易见,《澄怀录》转载一则,又未标明书名出处,仅附“沈明远”三字于后,樊榭既睹《寓简》,且诗注徵引之文与《澄怀录》所载,同出卷八,故复观《澄怀录》此则,印象尤深,跋中特为点出,称其“流传绝少”,以别于“时见于他书”之语。概言之,对上述第一处异文,首先厉鹗具备订误之审读能力(理校),其次具备据正之文献资源(茶梦阁本《寓简》在小山堂),亦不可能疏忽放过(跋文已格外留意),断无失校之理,因此,厉鹗手订的本子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错讹。且二如居本工楷精钞,全书无一校改之笔,与厉鹗跋文所述不合,故绝非厉氏校钞本。考嘉道间汪弢室名别号二如居,弢字式金,号剑秋,浙江钱塘人,厉鹗乡后生,尝著《樊榭山房集笺注》,此本或其据厉钞过录,“无”、“光”二字,过录时形近致误。樊榭手抄原件是否仍存世,目前尚不得而知。

至于书中有关姜夔的四则记载,实为白石四首词作小序,四词分别是《庆

①《藏园群书题记》卷八《校明钞本〈澄怀录〉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47页。

②《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88册,第93页。

③《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88册,第93页。

④赵昱:《春草园小景分记》,《爱日堂吟稿》附稿,清乾隆刻本。

⑤鲍廷博跋《寓简》云:“此本为嘉隆间无锡姚舜咨先生旧藏……郁君佩先得自小山堂赵氏。”可知姚氏查梦阁本入清迭经赵氏小山堂、郁氏东啸轩、鲍氏知不足斋收藏。见《寓简》卷末,《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

春宫》(双桨菰波)、《一萼红》(古城阴)、《念奴娇》(闹红一舸)、《角招》(为春瘦)。姜夔词在清初的流传,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仅赖南宋黄昇《花庵词选》所收,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宋六十名家词》本《白石词》一卷,共三十四首,一依《花庵词选》,其中无《庆春宫》、《角招》二首,《一萼红》、《念奴娇》二首缺小序。康熙五十三年(1714)陈撰合刻姜夔诗词集,搜罗白石词共五十八首,康熙五十七年(1718)曾时灿翻刻陈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2册收入,此本无《角招》,《庆春宫》一首至上阕“背人还过木末”句止,下缺,无小序,《一萼红》、《念奴娇》二首亦无小序。雍正十年(1732),周耕余在北京得到楼俨藏本白石词六卷别集一卷,此本源出元陶宗仪钞本,周氏以贻张奕枢,后经厉鹗校勘,于乾隆十四年(1749)刻行;此外厉鹗友人符曾亦得楼俨藏本,厉鹗借而自抄一部,有乾隆二年(1737)跋,即夏承焘先生所见本。也就是说,雍正四年(1726)厉鹗借抄小山堂本《澄怀录》时,他是第一次见到姜夔这四首词的词序,白石词序风味清绝,文字绝佳,因此,厉鹗感到弥足珍贵,跋称“流传绝少,足令阅者霁心”。

据夏承焘先生考辨,厉跋钞本白石词并非樊榭手录真本,而是马氏小玲珑山馆过录,因其中文字错讹“有不能诿为笔误者”^①,情况正与本文所论二如居钞本《澄怀录》相同。夏先生所举例证中,有一条即来自《角招》小序,“游人容与飞花中”一句,“容与”厉跋本误作“客与”,二如居本《澄怀录》作“容与”不误,这也能为夏先生的判断提供侧面佐证。

《澄怀录》一书,篇幅不大,但在厉鹗编撰的《宋诗纪事》、《绝妙好词笺》以至《樊榭山房诗集》中,多次被征引,是其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这部二如居钞本,保存了厉鹗著述经历的诸多线索,具有重要价值。

四、冒襄姬人花卉图册跋

巢民先生题此幅,自寓颇深,余衍其意为绝句,以殿诸前辈后,真续貂矣。樊榭山民厉鹗。

此为厉鹗观水墨秋葵图跋尾,图出冒襄妾金玥之手。玥字晓珠,号圆玉,江苏昆山人,与冒襄另一妾蔡含皆工绘事,清初名公多题咏之,王士禛有题金玥画七绝三首,朱彝尊有《醉花间·题金晓珠水墨芙蓉》词。樊榭此跋见《梦园书画录》卷十六。《梦园书画录》二十五卷,晚清方濬颐撰,有光绪三年(1877)刻本,今《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86册收入。跋前并有厉鹗七言绝句一首:

金盏横欹醉不胜,墨痕秋晕一奁冰。西园老尽佳公子,看画花枝学信陵。

诗见《樊榭山房集》卷七,题《题冒辟疆姬人金圆玉水墨秋葵图》,题下自注:“辟疆自题云‘余不能饮,日看画此花,亦饮醇酒意也’。”诗作于雍正十年

^①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1版,第170页。

(1732),跋当同时,本年秋厉鹗自杭州赴扬州,观图或即在扬州事。

五、《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序

学义山诗者,莫工于杨、刘诸公之昆体,读者犹病其组织寻扯,徒用力于字句之间,而不得其用意之所在,注义山诗者亦然。吴江朱氏注后虽附钱氏笺数条,不过指陈甘露党人诸事,其隐而未发者尚多也。程洪江先生瘁十年之精思,既为之补注,又抉擿穿穴、疏通证明,使义山之情事毕呈于楮墨,其为功于义山匪浅矣。或谓义山诗多谲诡,语半闺襜,不可知者,当存而不论,此非通人之见也。夫三百篇既有卜序、毛传,而《关雎》为姜后之咏,《丝衣》为零星之诗,专家递授,不嫌互异,况先生置身清切,投闲最早,其纤轸之怀,与义山彼此相通,迭为驿骑,实有非他人所能测识者。以先生之笺义山者而学义山,当不来教坊伶人之谓也。乾隆甲子九月望后四日,钱塘厉鹗。

此为朱鹤龄笺注、程梦星订补本李商隐诗集,朱注成于顺治十六年(1659),程氏补注成于乾隆八年(1743)。凡三卷附《集外诗笺注》一卷,乾隆九年(1744)江都今有堂刻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双行小字,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每卷标目下题“吴江朱鹤龄长孺元本,江都程梦星午桥删补”。卷首有唐建中、厉鹗、汪增宁、程梦星四序及钱谦益、朱鹤龄二原序,次凡例,次诗话。此文作于乾隆九年九月十九日,本年春夏之际厉鹗由杭州至扬州,未几返杭,七月,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于江都刻竣,请友人属文为序,厉鹗应该是在浙江得到邮筒所寄,览而序之。

李商隐诗集之笺注,自明清之际释道源以下,代有作者,遂成大观,而商隐诗之难解,亦有公论,浦起龙尝云:“然义山诗可注不可解,少陵诗不可无注,并不可无解。”^①这是较具代表性的主流意见。清代学者释读李商隐诗,大都持有“不可知者,当存而不论”的看法,厉鹗则在这篇序文中提出“此非通人之见”,认为说诗者不妨大胆以意逆志,追讨诗人本旨,毋庸忌憚一时之偏差,并据此肯定程注之价值,见解不凡;末谓以程氏“之笺义山者而学义山”,由学术反思创作,眼光尤为独到。厉鹗诗取径宋人,重视学力,世称其长于使事、征材博赡,但他一生漂泊江湖,清高孤峭,诗中襟怀真切、情识兼得,非彼徒事餽饷者所敢望,故论李商隐诗,强调于字句典实外发明诗心,命意之高,读此序亦可知一斑。

六、《梅山续稿》题记

咏淳熙间西湖角□陶师儿与王生月□投湖事,吴子礼之《霜天晓角》词云:“连□易缺。难解同心□。痴騃佳人才子,□缘重、怕离别。意切。

^①《读杜心解·发凡》,中华书局,1961年,卷首第5页。

人路绝。共沉□水阔。荡漾香魂□□，长桥月。短桥□。”雍正戊申十月五日，樊榭山人偶记。

《梅山续稿》十七卷，南宋姜特立撰。姜氏有《梅山诗稿》，久已亡佚，《续稿》仅存清钞本数种，皆十七卷，末附杂文及诗余，惟《四库》本不录杂文，而析出诗余作第十八卷。此本为赵氏小山堂旧钞，国家图书馆藏，半叶十一行行十八字，诗余部分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板心下题“小山堂钞本”。厉鹗题记在诗余第二叶天头，写于《霜天晓角（月夜游湖作）》一词之上，时雍正六年（1728）十月。姜词云：

欢娱电掣。何况轻离别。料得两情无奈，思量尽、总难说。酒热。凄兴发。共寻波底月。长结西湖心愿，水有尽、情无歇。

词述孝宗淳熙间一对男女王生、陶师儿投西湖殉情。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载其事，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彭大翼《山堂肆考·角集》、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五亦录之，记叙较详。厉鹗所引吴礼之词一首，见黄昇《花庵词选》之《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四，词题为“王生、陶氏月夜共沉西湖，赋此吊之”。今小山堂本《梅山续稿》经装订，书叶天头被略略裁去若干，导致厉鹗题记阙九字（文中方框标示处），现据吴礼之词及《西湖游览志余》诸书，为补之：

角□→角妓 月□→月夜 连□→连环 同心□→同心结
□缘→情缘 □水→烟水 香魂□□→香魂何处 短桥□→短桥月

陶师儿其人，《花庵词选》谓“陶氏”，《癸辛杂识》谓“陶女名师儿”，皆无身份，以之为妓者，自明代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陶氏“行都角妓”，嗣后如《山堂肆考》、《青泥莲花记》、释大壑《南屏净慈寺志》所记并同，《青泥莲花记》卷五“陶师儿”一则，注明取材于《西湖志》，即田氏之书，厉鹗题记既云“角妓”，是承明人之说。吴礼之《霜天晓角》词，《癸辛杂识》未载，仅道“有人作‘长桥月，短桥月’，正其事也”；知见明人史志说部诸书，亦不录吴词全篇，《西湖游览志余》曰“都人作‘长桥月，短桥月’以歌之”，此语后人转引最繁。厉鹗抄全首一过，补子史未备，且吴词与姜特立词同调同韵，可相参看，然末句“短桥月”，《花庵词选》作“断桥月”，符曾所撰《南宋杂事诗》卷四有诗云：

断桥月即短桥时，夜夜荷风度柳丝。荡漾香魂向何处，试听顺受老人词。

《顺受老人词》是吴礼之词集名，符曾诗下自注引《花庵词选》之吴词，末句正作“断桥月”，后接按语：

《西湖志》本《癸辛杂识》载王、陶事，但云“都人作‘长桥月，短桥月’以哀之”，不记全篇，且不知作者姓字，得此可以补之。短桥，《花庵》本作断桥，是断桥可名短桥也，亦前此所未闻。^①

①《南宋杂事诗》，清乾隆间武林芹香斋摹刻本，卷四第17-18页。

《南宋杂事诗》“为补田副使《西湖志》、《志余》而作”^①，此其例也，符曾已注意到吴词异文，所言“不记全篇”亦无误。相比之下，雍正年间李卫、程元章总裁纂修之《西湖志》记载则不够准确：

谨按：《癸辛杂识》载钱塘吴礼之《霜天晓角》词云：“荡漾香魂何处，长桥月。短桥月。”是断桥亦可名短桥矣，事载《志余》。^②

吴词《癸辛杂识》未载，至末句作“短桥月”，志中尚另有一处，在卷四十四《诗话》，本卷引《花庵词选》之吴词，末句亦作“短桥月”，皆有失精审，而与厉鹗这首题记一致。《南宋杂事诗》写作时间在雍正初，厉鹗题记撰于雍正六年（1728），均早于《西湖志》之纂修，《南宋杂事诗》作者七人中，厉鹗、吴焯、赵信三人后来曾任《西湖志》分修人员，据此观之，《西湖志》中相关文字内容，极有可能即出自厉鹗之手，他在题记《梅山续稿》以及编修《西湖志》时，都未能关注到诗友符曾的著述，仅凭记忆，因此出现的偏差也前后相沿。

七、《玉几山房吟卷》序

语云：写西施之貌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诗之拟古亦然，不得其神而袭其形，膺焉而已。今读是卷，清深窈渺，譬若霜钟风琴，气至自鸣，聆之祛人昏瞽恒懦之思多矣，真古诗也。玉几先生远客邗上，间阔积月，循玩之下，便似竹间水际，抗襟高论时。同里学弟厉鹗。

《玉几山房吟卷》三卷，清陈撰撰。撰字楞山，别号玉几山人，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毛奇龄弟子。雍正十二年（1734）以布衣荐举博学鸿词科，辞不赴。家藏书画最富，精鉴赏，画格尤高。乾隆二十三年（1758）卒。陈撰与程梦星、马曰琯、厉鹗等人交善，尝久寓杭州、扬州为客，故厉鹗跋末拜署“同里学弟”。此书有康熙刻本，三卷三种，分别为《绣铤集》一卷、《秋吟》一卷、《拟古》一卷，彼此版式行款均异，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7册收入。《拟古》卷首有马朴臣、赵信、王焯、江溱、史凤辉、厉鹗、符曾七人跋识，其中符曾跋撰于康熙六十年（1721）腊八日，据之可知陈撰于本年秋客居扬州凡三月，期间作《拟古》诗五十首，符曾为点次得二十二首，刻以行世，则厉鹗此跋当作于今明二年。跋文首引《淮南子·说山训》语以喻诗，称拟古之作重在精神，徒袭形貌者为伪古，可知文中“膺”字当为“膺”字之误。

八、《赏雨茅屋小稿》序

微云遥岑，若惟恐其尽也；寒花定水，若惟恐其滓也；弦停籁寂，若惟恐其喧也；纓兰纓蕙，佩风衣云，若惟恐其凡近也。西泠派外，正不可无蜀

①《南宋杂事诗》凡例第二则。

②《西湖志》卷八《桥梁》“断桥”。李卫、程元章总裁，傅王露总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1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621页。

烦析醒之作，殷璠所谓翦刻省净者，庶几近之。学弟厉鹗拜书。

《赏雨茅屋小稿》一卷，清符曾撰。曾字幼鲁，号药林，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监生。雍正十二年（1734）举博学鸿词科，值父忧不与。尝任职户部贵州司、陕西司，累官至郎中，乾隆二十五年（1760）卒。符曾弱冠以诗自负，见赏于查慎行，其诗集有《春舄小稿》十二卷，又有《霜柯余响集》一卷，此《赏雨茅屋小稿》所存是其早岁诗作。是集清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黑口单鱼尾，版心镌“赏雨茅屋小稿”，卷首有查慎行、万经、吴焯、陈撰、厉鹗、张方爽六人序；又有民国摹刻本，末附民国十二年（1923）仁和吴用威跋，上海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等多处见藏。吴焯、陈撰二序撰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查慎行序撰于雍正元年（1723），厉鹗序或撰于同时。序文所引殷璠语，原为评祖咏诗而发：“咏诗剪刻省净，用思尤苦，气虽不高，调颇凌俗，至如‘霁日园林好，清明烟火新’，亦可称为才子也。”^①厉鹗以“翦刻省净”转评符曾诗，或亦谓其诗以才思见长，而稍乏学人之气。符曾与厉鹗同里，年辈相当，性情相近，多有唱酬，世皆称其诗为厉鹗同调，以浙派属之，但厉鹗本人却视符曾为“西泠派外”，与通常文学史家之论断有别，据此可见浙派内部各家之间亦互有持守，不得一概而论。

九、《柳渔诗钞》序

《书》云：诗言志。《说文》云：诗者，志也。《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孔《疏》以为持人之行，使不失坠。古人论诗之最初者，莫过于此二言矣。迨骚、赋、五七言递降，缘情体物，浮声切响，有加无已，而总以合此二言者为得。不然即剽拟前哲，优孟之似，于风雅奚当焉。近赵秋谷前辈语云：诗中须有我在。吾乡张先生柳渔之诗，可谓以我法行之，而能自言其志者也。柳渔为人冲淡渊默，夷险一致，生平惟往籍是耽，淳蓄宏深，而不自矜其才，其中耿然不可磨灭者，故自有在。今读其诗，华润而不窘于物象，春容而不伤于促迫，应变不穷而无旬锻月炼、雕肝铍肾之苦，洵乎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者。若夫岩居野处，则《鸡鸣》、《风雨》之思也；回翔木天，则孔硕、肆好之什也；鹄立台端，则仲山补衮之忧也；奉使蛮徼，则皇华靡及之旨也。以是为持，亦可谓能持其行者矣，故标举古人论诗之最初者，以为之序。乾隆乙丑秋九月十五日，同里学弟厉鹗。

《柳渔诗钞》十二卷，清张湄撰。湄字鹭州，号南漪，一号柳渔，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累官至兵科给事中。工诗书，与厉鹗、杭世骏、金志章等相倡和。此集乾隆刻本，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76册收入。卷首有郑江、厉鹗二序，郑序撰于乾隆九年（1744），厉序撰于乾隆十年（1745）九月十五日。本年九月十一日厉鹗自杭

^①《河岳英灵集》卷下，《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

州至扬州,序当作于扬州。序引经、纬诸书释“诗”之义,归结为以志持行,重在强调作诗须行以我法、自言“耿然不可磨灭”之志;又特为标出赵执信“诗中有我”之论,此亦为首见,厉鹗著述他处尚未有引赵氏语。清初山左诗坛两大家,王士禛论诗重神韵,赵执信重真我,二人因诗学分歧而最终交恶,成为诗史公案,厉鹗生于王、赵二人后,其诗学更近后者。赵执信尝云:

或曰:“礼义之说,近乎方严,是与温柔敦厚相妨也。”余曰:诗固自有其礼义也。今夫喜者不可为泣涕,悲者不可为欢笑,此礼义也。富贵者不可语寒陋,贫贱者不可语侈大,推而论之,无非礼义也。其细焉者,文字必相从顺,意兴必相附属,亦礼义也。是乌能以不止耶。^①

这是对经典诗学命题“发乎情、止乎礼义”重作解读,认为“止乎礼义”前提在于真实,无论悲喜贵贱,只要是作者及身而出、有感而发,则“无非礼义”。厉鹗此序称张湄诗吐属自然,在野在朝,随其境遇发言为志,各具其鸣,略无剽拟虚饰之弊,与以上秋谷之诗论一脉相承。今之治清诗者,多谓厉鹗生康乾之际,前不及清初诸老,后不及袁枚之性灵派,故其诗学自成体系,于当世少有所取,如赵执信即“属前辈诗人,与厉鹗并无可比性”^②,据此序可知,此论实为不然,而清代中期浙派对于本朝诗学之接受问题,也理应再作考察。厉鹗此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清代诗派间之影响关系。

十、《霞坪诗存》序

山阴自晋人觞咏兰亭,遂为东浙诗人渊薮,前喁后于,代有领袖。至宋陆放翁徘徊景物,发抒性情,著述之多,尤为东浙杰出焉。杜君禹和工诗文,为老友章对山高弟,岁戊辰,禹和应学使聘,阅文山左,访予于邗江马氏斋,为之辩论古今,星史经传、兵法地志,叩之如钟之遇槌而立奏。既读其诗,豪迈奔放,基构甚高,搜揽甚富,胸有独得,翦裁陶冶,自出杼机,知其苦心而造、研练而成者非一日矣。别去五寒暑,今年春,复从吾友舒云亭明府武原署中维诵数过,知禹和之诗与年俱进,笺疏泉石,吐纳烟霞,丽不靡而简有则,一倡三叹之余,可以淪性灵而外物役,其方轨前秀,力矫时辙,骎骎乎直欲望剑南以为趋,岂世之俪青妃白、比响联辞者所可同日语哉。乾隆壬申端阳后三日,钱塘同学弟樊榭厉鹗拜撰。

《霞坪诗存》二卷,清杜钧撰。钧字禹和,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是集乾隆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镌“霞坪诗存”,卷首有舒瞻、厉鹗、胡浚三序。杜钧生平无考,舒、胡二文不及其行实,惟厉鹗述之最详,今《樊榭山房集》中亦未见二人交游记录,故厉鹗此序甚有存人之功。序撰于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初八日,四月后厉鹗即辞世,

^①陈迺冬校点:《谈龙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页。

^②张兵、王小恒:《厉鹗与浙派诗学思想体系的重建》,《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

此其晚岁佚文,不可忽视。

十一、《半缘词》跋

长短句权舆于唐,盛于北宋,至南渡而极工。当日江湖诸人,自刘后村梅花公案后,改业为之,盖并五七言之精力专攻于此,宜其空前绝后,为不可及也。向来作者,以秦、黄为法,自竹垞翁标举南渡,为此中别开户牖。或剽拟太过,尚雕绩而乏自然,遂成涩体。东海查君七伦《半缘词》,以澹雅为宗,稍加粉泽,弥觉韵格之胜,可谓善学南渡者。使竹垞翁复起,必曰浙西六家一派,近又在横涨桥边矣。乾隆庚申重九日,钱塘同学弟厉鹗。

《半缘词》一卷,清查学撰。学字七伦,号砚北,浙江海宁人,嗣璞次子,慎行侄。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卒于乾隆五十年(1785),著有《砚北诗草》。此《半缘词》与《研北诗草》合刊,乾隆刻本,陆维钊先生旧藏,今归南京大学图书馆,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镌“半缘词”,末附厉鹗、查羲二跋,皆撰于乾隆五年(1740)。又一本与其妻陈素《花角楼吟钞》、《花角楼诗余》合刊,乾隆十九年(1754)刻本,版式行款与上本同,上海图书馆藏。据《樊榭山房诗续集》卷一,本年九月十三日厉鹗有诗写钱塘夜色,则重九日撰此跋时应在杭州。跋中所言刘后村梅花公案,即南宋刘克庄等江湖诗人诗祸之事^①,此事宋代史书无载,笔记诗话中以罗大经《鹤林玉露》、周密《齐东野语》及方回《瀛奎律髓》所记较著,如《瀛奎律髓》云:

当宝庆初,史弥远废立之际,钱塘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宗之刊《江湖集》以售,《南岳稿》与焉。宗之赋诗有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哀济邸而诮弥远,本改刘屏山句也。……言者并潜夫《梅》诗论列,劈《江湖集》板,二人皆坐罪。初弥远议下大理逮治,郑丞相清之在琐闼,白弥远中辍,而宗之坐流配。于是诏禁士大夫作诗,如孙花翁惟信季蕃之徒,寓在所,改业为长短句。绍定癸巳,弥远死,诗禁解,潜夫为《病后访梅》九绝句云……惟此可备梅花大公案也。^②

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十六选刘克庄《落梅》、《病后访梅》二诗,即附有以上《瀛奎律髓》之记述。方回称孙惟信因诗禁而改业作词^③,此即厉鹗跋语所本,然征之于史,厉鹗所论实有未安。厉鹗与朱彝尊同为清代浙西词派大匠,其所标尚,在南宋姜夔一系,尤推戴姜夔、张炎二家。姜夔虽身为江湖诗人,但年辈较早,今存世词作亦主要为孝宗至宁宗时所撰,与江湖诗祸无涉;史达祖、高

①关于江湖诗祸之始末,业师张宏生教授《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及程章灿教授《刘克庄年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均有详尽之考述,可参看。

②《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梅花类》,方回辑撰,李庆甲集评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3-844页。

③此论又见《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二《寄赠类》:“孙季蕃老于花酒,以诗禁,仅为词。”第1502页。

观国与姜夔年辈大致相当,且史达祖因附韩侂胄而于宁宗开禧三年(1207)遭黥刑流放,江湖诗祸(理宗宝庆中)时是否在世尚存疑问;吴文英、张炎、陈允平、周密、王沂孙诸家,年辈又较晚,除梦窗外馀皆由宋入元,上去江湖诗祸数十载,不可能是由诗祸而“改业为长短句”。换言之,因江湖诗祸而改业为词之作者,与朱彝尊、厉鹗所尊崇的南宋江湖词人并非同一群体,而前者如孙惟信等,也无法获得厉鹗“空前绝后,为不可及也”如此之高的评价。且词别是一家,与诗体性有别,即便没有江湖诗祸等政治因素,亦无妨文士专工倚声,两宋词坛名家,除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少数人外,诗词多不能兼擅,而以词为当行。所以,厉鹗所谓“当日江湖诸人,自刘后村梅花公案后,改业为之”云云,立论虽新却不能成立。厉鹗精熟宋代文史,若谓因不明详情而混淆致误,实难遽信,然则为何于《半缘词》跋文中下如此断语?这牵涉到清代一起著名的文字大狱,与词集作者查学生平经历密切相关。

海宁查氏是浙西望族,查学伯父查慎行乃清初宋诗派大家,父嗣琛,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叔父嗣庭,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俱选庶吉士而授翰林院编修,一门皆博学淹洽之士。查嗣庭受隆科多赏拔,官至内阁学士,雍正初清世宗为剪除年羹尧、隆科多势力,屡兴大案,嗣庭因之得杀身之祸,家族广受株连,惨厉不堪。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所出试题触怒世宗,世宗认为试题中《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一道、《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一道,暗讽时事,居心叵测;《易经》“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一道、《诗经》“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一道,题中出现“正”、“止”二字,与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中“正”有“一止之象”之说相合^①,喻“雍正”年号不祥;策题“君犹腹心,臣犹股肱”,则不尊君为元首。又指嗣庭日记多谤康熙朝政,趋附隆科多,请托贿属,遂以大逆之罪下狱。此案之始末,清代《实录》、《起居注》及杂史笔记中多有备述,今仅举定案结果一例:

壬戌,内阁衙门议奏:查嗣庭蒙恩擢用,历至礼部侍郎,阴怀二心,忍行横议。臣等谨将查嗣庭所著日记悖逆不道大罪并夤缘请托关节私书逐款究审,嗣庭亦俯首甘诛,无能置喙。除各轻罪不议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今已在监病故,应戮尸梟示。查嗣庭之兄查慎行、查嗣琛,子查灏、侄查克念、查基应斩立决。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在监病故,次子查长椿、查大梁、查克缙,侄查开、查学俱年十五以下,应给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入官。得旨:查嗣庭着戮尸梟示,伊子查灏改为应斩监候。查慎行年已老

^①汪景祺,原名曰祺,字无己,号星堂,浙江钱塘人。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五十三年(1714)举人。雍正初,入年羹尧抚远大将军幕,在幕中撰《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年羹尧案起,景祺以是书得罪,梟首示众十年。事详《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九、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七》“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条、《清史稿·世宗本纪》等,清人杂史笔记及诗文别集中亦多述之。

迈,且家居日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璫、胞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之家为奴各犯,亦着流三千里。^①

查嗣庭原拟判凌迟,虽卒于狱中,仍戮尸示众,族人除查慎行父子得免,余多流放。又因汪景祺、查嗣庭均为浙人,世宗并诏停浙江乡试及士子会试资格三年。查学方年少,与父嗣璫共流三千里,放于陕西,嗣璫遂卒于戍所。迨高宗即位,查学于乾隆初得赦归,时年未及三十。《半缘词》编定成集之时,查学放归未久,其本人及芥朋之间,对于这一场大难尚心有餘悸,厉鹗跋文提及刘克庄梅花公案,实为微言曲笔,内中有不敢明示之隐情。词向为艳科小道,不及政教,正因如此,它在很多时候反能成为士人规避政治风险的一方创作园地,比照宋人,在清代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厉鹗对此有更深的体会,他身处江湖,特借南宋江湖诗祸以说词,尤为契合其身份,虽于宋代文学史实不符,然意在当下,本非为宋词而发。浙派之词,或病其取材过隘、雕刻过甚。据此跋,身为浙派领袖的厉鹗于本派之失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浙西词派的审美品格与流弊成因,后人应结合文学背后的社会政治背景来加以诤衡,不可不抱理解之同情。

附:存疑俟考佚文一首

甲辰六月八日,予将北游,幼鲁、尺凫诸君饯予湖上,泊舟柳影荷香中,山水浮动,凉气沁人肌骨,缘孤山掠苏堤入西泠桥,以泊于里湖。时意林鼓琴,敬身作小篆楹联,栾城觞碧箫劝客,予与尺凫各书数联,分赠诸君,又各赋《探春》词,极暮乃罢去。既归,南斋、尺凫以炙甜香供客,风味幽寂,前明宣宗时禁中制也,属予记之。

此跋见葛嗣澎《爱日吟庐书画别录》卷四。嗣澎字稚威,号竹林,浙江平湖人,葛金烺第三子,晚近藏书名家。《爱日吟庐书画别录》有民国二年(1913)刻本,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艺术文献丛刊》收入,凡四卷。据《别录》,厉鹗书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七言行书一联,纸本,高四尺七寸,阔六寸八分,题跋于其上,事在雍正二年(1724)。

《樊榭山房集》卷十有《念奴娇》(孤舟入画)一词,小序云:

甲辰六月八日,予将北游,东扶、圣几饯予湖上,泊舟柳影荷香中,日落而归。殊觉黄尘席帽,难为怀抱矣,因用白石道人韵,歌以志别。

词序所记,远较跋文为略,跋中提及厉鹗友人符曾(幼鲁)、吴焯(尺凫)、赵信(意林)、丁敬(敬身)、沈嘉辙(栾城)、马曰璐(南斋),共六人,词序中只符之恒(圣几)、张晞(东扶)二人,无一相合;跋载厉鹗赋《探春》词,今集中纪其事者惟存此《念奴娇》;厉鹗北上入都,行经扬州尝晤马氏兄弟,马曰璐此时若身在杭州,当是二人偕行,观厉鹗离乡后途中诗,未有言及,《樊榭

^①《东华录·雍正十》“雍正五年五月壬戌”条,清王先谦编撰,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王氏刻本。

山房集》述马曰璐来游西湖是雍正五年(1727)暮春事,故跋中所记,有不甚可信之处。厉鹗另有《国香慢》(雨浥芳尘)、《水龙吟》(蜻蜓偷眼良多)二词,其小序分别为:

壬子冬至后三日,过马半槎南斋,炙甜香以供客,风味幽绝,前明宣宗时禁中制也。坐上索予谱斯阕成,半槎谓予云:“昔熊讷斋请詹天游赋软香《庆清朝慢》,云愿扫陈言,君于此题当与天游竞爽矣。”明日以绿笺请予书之,装成小轴,高西唐篆其首曰“甜香新唱”。

梅雨初霁,湖上山水浮动,凉气沁人肌骨。尺凫买舟,约予辈数人,缘孤山掠苏堤入西林桥,以泊于里湖。时意林鼓琴,敬身作小篆数幅,栳城觞碧箫劝客,予与尺凫各赋此曲,极暮乃罢去。丁未五月二十五日也。

前为雍正十年(1732)事,后为雍正五年(1727)事,葛氏《别录》所载厉鹗雍正二年(1724)题跋,至“泊舟柳影荷香中”一句,文字与《念奴娇》词序基本相同,以下则与此二序如出一辙。颇疑葛氏所藏厉鹗七言行书联乃出于他人伪托,割裂缀合樊榭三词词序,制以为跋,因未见原物,不敢妄断,姑存之以俟考。

厉鹗集外佚文类型多样,其序跋之书,涉及子史笔记、诗文词集,此外还包括书画、墓石、古砚等文物题跋。其佚文价值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文献价值,厉鹗过眼之宋元旧籍数量丰富,相关信息多不见文集,通过《澄怀录》、《曲洧旧闻》及《芦浦笔记》(见《知不足斋丛书》本及中华书局1986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三跋,大略可见其编撰《宋诗纪事》、《绝妙好词笺注》等著作的具体阅读过程;再如论李商隐诗、引赵执信诗论,亦为仅见;而且他的佚文几乎都有明确的撰写时间,可作编年,对完善其年谱大有裨益。其次是文学价值,厉鹗主要不以文名,但作为浙派一代宗师,其诗学、词学造诣精深,诗论词论,即便寥寥数语,均为吉光片羽,在程注李商隐诗集及陈撰《玉几山房吟卷》、张湄《柳渔诗钞》三篇序文中,体现出了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即无论作诗注诗,均强调作者主体情志,重视自出机杼,这是厉鹗诗学中 with 学力并重的一支,但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最后,这些佚文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清代文学与政治、文学流派内外部之间的复杂动向,以及厉鹗本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简介】闵丰,男,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及文献整理。